

湘鄉縣志

270.39  
36  
1-10

史類  
卷



增修湘鄉縣志序

嘉慶丁丑湘鄉續脩志乘粹成  
外間有訾議者於是

本三三三

大吏簽飭更正歲己卯設局重  
脩錄本甫就而訾議又起  
大吏以其言之屢也飭令延名

湘鄉縣志 卷之首

胡序

手別纂余適承乏茲邑爰集前  
後司事諸君及合邑紳士酌商  
就丁丑刊本糾其錯悞益以己  
卯本之應補入者復採道光紀  
元以來人物時事合為一編仍  
為十卷附以志說二卷始事於



甲申臘月成於乙酉五月工既竣題曰增修湘鄉縣志而為之序曰邑志備於乾隆丁卯其時刪訂大畧見於前令謝君家麟序言閱今七十餘年何一經脩輯而遂改之不一改耶今夫蒐

羅全備考核精嚴志書之體裁應爾也特以風會日殊時事日增筆墨因而日繁議論因而日衆是以前志之可議者惟人物一卷今則兼及津梁祠宇矣前之刪訂者在節烈孝義之傳贊

論序今則繁及藝文之傳記詩賦矣夫著書論事其得失相去中間不能以寸是故博採冥求廣為搜探其蒐羅富矣一不慎則失之濫也事謹嚴過於刪削其考核精美一不慎則失之遺

若夫善善從長史家之定法或  
是非失實則流為黑白倒置循  
名覈實論事之定法或持論過  
刻則近於吹毛索瘢夫人心不  
同同歸於善但使秉筆者為信  
心之事觀書者作平情之論語

言文字勿斤斤於死迹求之則  
謂丁丑己卯皆善本可也不然  
者二十四史豈盡皆實錄乎是  
志之成都人士無不歸羨於余  
自維因人成事未能獨出心裁  
固不敢援以為功祇就兩志合

為一書有增無減即或譏其體  
裁未合考核不精予亦不任厥  
過也惟是謝君脩志自謂刪除  
太過去取太嚴設有責予不能  
效法者則余當敬謝不敏矣是  
為序

道光五年歲在乙酉九月朔日  
知縣事鎮海胡鈞撰



耀於湘水琳瑯間也惟然而永之  
邑未可同日語矣然則曷同乎且夫  
邑之有志古侯國之所謂史也周官  
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  
由來久矣故今之為志者凡夫土地  
之廣狹風俗之淳澆物產之盈虛貢

獻之繁簡靡不筆之於書以信今而  
俾後其亦行古之道也湘之志志湘  
而猶永之志志永也況乎茲志之備  
以道志而成茲志之規以道志而定  
故其分門別類次第後先湘與永  
未之或易也夫是則同德榮益於斯

拖累申之曰撻之輿情之道塞視乎  
縣之勤惰

天語煌煌正與易書之旨相發明也牧民  
者誠如

謨訓所云知以民事為重不敢耽逸安而  
怠於聽斷斯政平訟理而吏治自蒸日

上矣是則惠榮所欽承自矢且以厚望  
於後之宰斯邑者爰因志局董事之  
請是以序而及之未嘗非善俗之一  
助云

嘉慶二十二年益冬月上浣署湘鄉

縣事金陵金惠榮謹撰

觀其成因綴顛末於簡端以報  
上憲採風問俗信而有徵省志權輿  
於是乎在豈僅備一時之觀覽云爾  
哉是為序

嘉慶二十二年歲次丁丑嘉平月吳  
湘鄉縣事朱晉麟謹序

舊序

萬曆庚申 楊士奇

自國史以下邑有志其所繇來尙矣存而既往埃而  
將來所倚以範俗而資治者繫匪眇小也楚摶栲志  
慝也壹於示懲湘固古昔楚下邑乃其今禮樂文物  
犁然大備非復昔之楚已志義壹稟於春秋寓褒貶  
備勸懲不壹於懲慝也故胡陶唐以迄今日首輿地  
以至叢紀其閒自秩官之隸役科目之仙釋山川之  
塋墓五穀之諸產學校公署之寺觀津梁其紀載殆  
悉其書法亦甚嚴有所闕而不錄有所語而加詳無  
非寓褒貶備勸懲也邑之最重而亟難反者在賦役  
識者謂賦役之重治之汚隆俗之升降因之蓋土類

鄉縣志

卷之首

舊序

一

磽而收實薄農終歲勤動費不償而志益怠竭輿地  
之出盡食貨之入不足以佐歲賦歲輸什九者上考  
什六強半又况而上鄉于昔庶備生卽豐歲且然總  
成者罔因土論民概等之他邑直以頑梗目之民亦  
無以自解持此殿最秩官官屬慮撫字從事催科者  
往往噫胥困矣困不思奮則思避恒情類然力本不  
足末是逐輪將無策矣是舞城社里閉之靈從而投  
閒抵隙於其閒彼觀少緩須臾之迫責者孰不俛首  
甘心以聽調度包沒遺訟中滋蔓也倘所謂作力關  
智然邪非邪此升降汚隆之會也豈山川風氣則然  
有其賦之作牧者與有責焉矣不有九重之上爲

元慮特裁而約之湘之困當不與霄壤終乎是故特  
書不一書也人物關乎世道豈直出而用世閭閻因  
風化之原往昔士君子焜耀簡冊母論隱顯並足爲  
世道勸而士不奔競民不博藝猶然有太古風獨怪  
前乎無稽後乎未定如凡例中所稱孝順節義者絕  
而不書汪氏恒氏僅僅仙釋中見焉嗟嗟此何可一  
日不明於人心者手披心揚冀有於無固無言而成  
鈇鉞也毋亦志者意邪以意逆志凡上之書經畫而  
鼓舞下之當感勤而興起豈必戶說以眇論要於其  
詳焉相與體悉於其闕焉相與講求庶幾哉上不病  
國而民有瘳下不病俗而大義著闕此秉筆者不得

以構机續之幸矣孟氏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  
懼亂臣賊子豈必弑逆一弗軌於道習亂而賊者也  
可懼哉是書也奇自丙戌代匱雅求適治而版籍亡  
訪之學士大夫又不可得蓋殘闕者久之已近購之  
民間得寫本復得庚子雁公刻本顧閱歷殆五十年  
中多莫攷幸鄉達賀少川先生銳意斯文相與集與  
論稽案牘摩貞珉摭諸書之互見採故老之記述編  
輯次第參以案斷而書成卽是可以稱信史已奇展  
卷把讀而竊有慨謬附數言可毋容置喙者不槩贅  
也先生用以附之得併序以備攷云

余忝令湘鄉之二載構興縣治厥有成功請曰侯之蒞吾邦也邦之政無弗就理者念茲邑乘其可以不修乎溯自有明萬歷庚寅揭公士奇修志既曠七十年矣勿論甲子一週其間興廢往復之故不可無記卽經滄桑劫後人民幾死而復生城邑幾榛而再造元元一大更新時也可使泯而無迹墜而弗修乎余曰噫是余之心也竊惟志固一邑之史也但史依春秋見例理寓乎存過文著乎褒貶赫赫煌煌足以樹百世之大法志取史家乘載而已以之載事而弗擇乎理以之徵實而弗擇乎文然繩往亦以知今採俗亦以裨政其爲存典法關風教一焉如之

湘鄉縣志 卷之首

書序

三

何可使泯而無迹墜而弗續也於是一日屬邑博龍君簡卿俾其因故葺新剛繁撮要以綴續之不兩月而告竣凡夫山川封域人物風俗食貨盈縮賦役繁簡治與教之沿革興與廢之舉廢以至昔賢之芳規仙佛之幻蹟碑碣所勒楹柱所題無不登載略備矣但湘鄉之苦無大於墮糧一事三百年積患弗除邇

幸

皇恩浩蕩免荒徵熟漸復宋元三萬六千之舊民免頑逋官免罰奈用此稍舒瘡隤然陳

關因循勢必復增以十去其七之人丁而任十存其七之差賦真如前任南所謂如以一疋羸病夫而任

爾人重擔不勝必仆者也其重墮本末及歷來牧湖  
薪厝之憂不憚言之重詞之複具載集中集既成余  
何敢尸功惟因故葺新剛繁撮要矻矻兩月闕實操  
觚者之能諒悉余心也手而讀之竊以謂爲此邦之  
吏者不可亡此書蓋凡規爲風績皆昔者明哲之師  
慈惠之長所示以龜鑑也有一事焉之弗鏡其能自  
安乎爲此邦之士與民者不可亡此書蓋凡道義名  
節皆前修故老所垂以架度也有一節焉之不相守  
其可不自勵乎然則事之備也卽不言存邊而人範  
於理矣實之著也卽無關褒貶而人喻於文矣由此  
革弊而興利俗美而化成是則予之心也夫

湘鄉縣志

卷之首

舊序

順治己亥 汪 觀

不佞自奉

命得一符於上湘稽古志有謂湘州之奧土闢人豐竊  
念今之爲湘果有是耶及入湘境而榛莽荒郊土有  
不治者矣何言關湯火餘生人有此僑者矣何言豐  
然後思盛衰者天治亂者人天不能常盛而無衰也  
人不能皆治而無亂也此其湘之屯難時耶在人求  
所以適治何如耳然而版籍淪亡興革莫攻雖欲更  
絃而調析勢而理其道何絲居一日湘人士手一編  
以問序於余昧之則新修縣志也陳而讀之其闕星  
土山川具見原委規制田賦各有章程風俗災祥

記詳核凡科目仕進以及忠孝節義微顯闡幽無不  
犁然具備因得覽湘千禩之中盛衰治亂不知凡幾  
變矣要而言之世之治亂在朝廷未嘗不開先於守  
令今

與朝締造加意元元嚴飭守令以寄牧養余濫竽一方敢  
不勉勵思所以爲闢土豐人之本者以戢爲敬應哉  
所幸文獻足徵掌故具在今而後余得以政學焉然  
則序斯集也亦不外此爲政之常言以序之矣至於  
修志始末則葉序已悉之可不復贅也

康熙癸丑 劉履泰

今年春履泰肅啟要先達劉若啟劉六御龍簡卿計

湘鄉縣志

卷之首

舊序

五

修邑乘凡七閱月而書成書凡十卷竊念自西漢時  
郡縣諸國遂置湘鄉其地宿稱名勝宜其有歷代之  
紀載也乃滄桑之後版籍無餘僅有簡卿手授一編  
存之公廨然以今證昔則戶口之盛衰徭役之增損  
人物之蔚興又多不可憑已憶昔辛亥履泰方遣車  
入境諸子卽相率而告曰湘之爲湖不可問矣厄於  
苛政者十年厄於兵火者三十年厄於租庸調者三  
百年矣促席問故則明初定楚大創逆黨曾以邑人  
易華所助陳友諒之糧如數科之遂成三百年之隱  
痛耳履泰極思所以救之而未得其當每謁大僚輒  
痛哭流涕指陳其事大中丞盧公爲之動念亟欲請

命索宋元 嘗額嘉隆以前之舊志遍購邑中

遂中 寢嗟乎假令籍有所載事有所稽

今天子清 問下民之時中丞有辭於湘不既起白骨而肉  
之也哉此皆前此之老成無人典故多闕坐失事機  
耳然其事謀之今日而不遂未必其他日之不可謀  
也謀之自我而未成不可謂他人謀之而皆不可成  
也今日之索舊乘而不可得又不可令他人索今日  
之乘而不可得也此履泰進二三君子謀纂輯之始  
也而簡卿六御之攷訂詳慎若啟之搜括遺書綜核  
繁簡且鳩工庀材皆此物此志也若夫建置沿革山  
川風土其名勝之昭然耳目紀載之井然序次者所

湘鄉縣志 卷之首

書序

六

以志湘非所以救湘也所係猶淺渺也

康熙癸丑 劉象賢 邑人

物必有所同亦必有所別章其別者存乎其人歟別  
有自天者天統之以人則固別之於萬物之侶也別  
有自地者山川邱壑墳壠黎壤犬豕相入而各有其  
風氣故生於其地者為其人而別於他也別之以天  
是故使禽魚草木之能言而令語人之事性情形埒  
必有所不喻別之以地是故即有博聞強識之君子  
與語他邦之性情形埒豈似焉而已故邑侯劉公  
晉象賢與龍子孔然同吾弟兆龍而命之曰湘之志  
匪君子之定之而誰定也象賢亦肅然而生

象賢其爲鍾儀之南音與其爲莊烏之越吟與雖有博聞強識之君子弗能代也旣戒龍子以首事以賀少川先生之舊志爲源以龍子之初志爲江之沱漢之潛以足所履目所營耳所受爲疏淪之用於是而山河邑井荒碑斷簡之蠹迹前賢遺政興替苦樂之蟬連乃昭然於子心目而後得拜手於劉侯曰南音調而越吟尙矣遂起而與龍子較事焉夫象賢與龍子旣以爲儀也烏也珍人而自殊於湘也疑吾闕焉墜吾憂焉惜吾刑焉私吾禮焉天臨之於上地憑之於下詢引之於躬譏侯之於後非象賢之敢自附於博聞強識也生於其地者爲其人吾得不爲儀乎吾

得不爲烏乎象賢有孤心存焉百年以還有知我者乎象賢所不敢必也夫余與龍子亦猶是儀之音烏之吟行乎其所不得已焉耳是役也予夙戒龍子者有年受劉侯之命者九閱月而始成劉子兆龍實揚摧之而後遺傳集舊聞以襄其成者衡陽王生啟勞尤最固不容泯也劉侯爲巴郡華族起賢書授邑符膏雨之政浸灌湘芷酌白水以盟衰老之象賢有夙心焉鈺之費劉侯捐俸爲之象賢三子佐之而不以爲銖黍勞通邑蓋亦體侯之仁也

乾隆丁卯

張天如

古者列國皆有史書以記時事所以備參考

也今之邑統於郡郡統於省非古分封之比然大者  
延袤數百里視古五等地制殆有加焉而其間沿革  
迭異風化漸開人物輩出非隨時記載何以辨古今  
盛衰之迹而識其涵濡漸被之所由深湘鄉邑居郡  
之上游古分連道湘鄉爲潭州屬後則合連道爲一  
邑幅員甚廣方百里者五矣夫其地廣則人稠人稠  
則風俗好尚與夫幽潛遺佚之事或爲一時耳目所  
未逮況我

朝承平日久教養生息隆於前代生齒日繁其閒賦役  
之屢更英賢之迭起雖載於癸丑志中者頗多然閱  
七十年來

湘鄉縣志

卷之首

舊序

八

重熙累洽

教澤之所培植益見其盛不踵事而增修之亦無以潤色  
休美余宰斯邑將及二載下車之始案牘勞積晨起  
視事至漏三下始得退食邑中利弊無不關心而尤  
以務之急者莫如邑乘之修蓋邑之有志田賦所紀  
風俗所登忠孝節烈所揚推而殫述其維持乎人心  
風化甚微余奉大憲清江楊公力行教養政簡刑清  
之諭夙夜祗慎常愧未能遵行或藉是編之成庶以  
湘之人物使湘民知所興起未必非教之一助且湘  
邑久困墮糧之額歷明二百七十餘年靡有息肩至  
國朝歷次減則以甦民困皆詳列於志使萬世咸知